

廿一世紀

衍義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廿一史通俗衍義

下

〔清〕呂撫輯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精訂綱鑑廿一史通俗義卷之十八

維城京周

新昌呂撫安世輯男

維垣輔周

全校

維基起周

第三十三回

康王備。仗名將。偏安半壁。

詩曰

鐵甲將軍夜過關。

馬蹄到處骨如山。

氣高無奈烏江阻。

色重方知蜀道難。

長夜酒能消社稷。

瓊林富不救饑寒。

若將四堵牆推倒。

海晏河清日月閒。

詩曰

物換星移幾度秋。

鳥啼花落水空流。

人間何事堪惆悵。貴賤同歸土一坵。

却說北宋徽欽二帝被擄。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。張邦昌不敢居。先迎元祐孟太后入居禁中。垂簾聽政。又遣人至濟州迎立康王構。丁未五月。王發濟州至應天府。張邦昌來見。王慰諭之。命築壇於府門之左。王登壇卽位。大赦。改元。是爲南宋高宗。高宗慟哭。遙謝二帝。是日。元祐皇后在東京撒簾。遙尊靖康帝爲孝慈淵聖皇帝。遙尊母韋氏爲宣和皇后。後尊爲太后。遙立妃邢氏爲皇后。初。徽宗生帝時。夢吳越王錢鏐入宮而生帝。後都臨安。壽八十一。與鏐同。又爲康王時。遣爲質於金。以射矢連中。金疑爲將家子。

道還換質。既而得質。悔而急追之。高宗因奔走疲倦。臥僅府君廟中。夢神人醒之曰。金人追將及。可速去之。已備馬於門首。高宗驚覺。馬在側。遂躍馬南馳。既渡河。馬不復動。視之。乃泥馬也。高宗以李綱爲相。李綱請罷張邦昌王爵。安置潭州。及受邦昌爲命。臣僚王時雍吳玠莫儔孫覿等有差。封贈諸路死節之臣。還元祐黨籍。人官爵。遣宣議郎傅雱使金軍。通問於二帝。且致書於粘沒喝。時議定都之所。李綱言關中爲上。襄陽次之。建康爲下。請先幸南陽。以收人心。而黃潛善汪伯彥阻之。上遂決意東幸。如揚州。綱所陳論。其言切直。帝初無不容納。至是。惑於黃潛善汪伯

彥之言。常留中不報。綱囚求去。遂罷綱。提舉洞霄宮。綱能。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。一切廢擱。而國事不可爲矣。前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上書。乞留綱。黃潛善汪伯彥以語激怒。帝言。復將鼓衆。帝斬陳東。歐陽澈於市。天下冤之。立沿河沿江沿淮帥府。以宗澤爲東京留守。知開封府事。時敵騎留屯河上。金鼓之聲。日夕相聞。而京城樓櫓燹廢。兵民雜居。盜賊縱橫。澤威望素著。既至。捕誅盜賊。撫循軍民。修治樓櫓。屢出師以挫敵。有王善者。河東巨寇。擁衆七十萬。澤單騎馳至其營。泣謂之曰。朝廷當危難之時。使有如公一二輩。豈復有敵患乎。今日乃汝立功之秋。不可失也。

善感泣曰。敢不效力。遂解甲降。又有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。各擁衆數萬。往來京西淮南河南河北等地。侵掠爲患。澤悉招降之。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鎮招集之。兵造戰車千二百乘。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。駐兵數萬。又沿河鱗次爲運珠岩。結河北河東山水岩忠義民兵。於是陝西京東京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。澤累表請帝還京。而帝用黃潛善計。決意幸東南。不報。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。澤一見奇之曰。此將材也。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。使立功贖罪。飛遂大敗金人而還。澤陞飛爲統制。謂之曰。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。然好野

戰非萬全計。因授飛陣圖。飛曰。陣而後戰。兵法之常。運用之妙。存乎一心。澤是其言。飛由此知名。岳飛上書請帝親率大軍北渡。恢復中原。坐越職言事奪官。時張所爲河北路招撫使。飛歸詣所。所問之曰。爾能敵幾何。飛曰。勇不足恃。用兵在先定謀。謀定後戰。蔑不勝矣。所矍然曰。君殆非行伍中人。補飛爲武經郎。張所使都統制王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。金兵盛彥不敢進。飛獨引所部鏖戰。奪其纛而舞。諸軍爭奮。遂復新鄉。明日戰於侯兆川。飛身被十餘創。士皆死。戰又敗之。會食盡。飛詣彥壁乞糧。彥不許。飛乃引兵益北。與金人戰於太行山。擒其將

拓跋野烏居數日。又與敵遇。飛單騎持丈八鐵鎗。刺死其將黑風大王。金人敗走。飛知彥不悅已。遂率所部復歸宗澤。上復以飛爲統制。金主阿骨打第四子兀朮犯東京。東京留守宗澤遣將前後夾擊。大敗之。金自是不敢犯東京。澤前後請帝還京。二十餘奏。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。發費成疾。疢發於背。諸將入問疾。澤嘆然曰。吾以二帝蒙塵。噴噴至此。汝等能殲敵。我死無恨。連呼過河者三。而卒。都人號慟。訃聞。贈觀文殿學士。諡忠簡。澤子穎居戎幕。素得士心。都人請以穎繼父任。帝不許。命杜充代澤。充酷而無謀。悉反澤所爲。於是豪傑離心。降盜復去。剽掠矣。張鷟薦

劉豫起爲濟南知府。豫不願行。請易東南一郡。執政不許。豫忿而去。金撻懶圍濟南。劉豫遣子麟禦却之。撻懶遣人陷豫以利。豫懲前忿。遂殺濟南驍將闕勝。率百姓降金。百姓不從。豫縋城納款。帝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左右相。時金兵橫行。盜賊蠭起。二人皆不以聞。金粘沒喝入寇。圍徐州。知州王復死守。城陷。圍門百口皆被殺。詔劉光世阻淮以拒金。光世兵潰走還。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。報至。帝卽披甲乘騎。馳至瓜洲。得小舟渡江。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等從行。日暮至鎮江。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。或有問遷耗者。猶以不足畏告之。堂吏大

呼曰。駕已行矣。二人相顧倉皇。乃戎服策馬南馳。居民爭門而出。死者相枕藉。無不怨憤。司農卿黃鈞至江上。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。誤國誤民。皆汝之罪。鈞方辯其非是。而首已斷矣。太常少卿季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。未數里。回望城中。恒焰燭天。陵爲金人所追。亡太祖神主於道。金人焚揚州而去。帝如杭州。黃潛善汙伯彥以罪免官。以王淵同樞密院事。扈從統制苗傅。自負世爲將。以王淵驟遷顯職。心不平之。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。功大賞薄。怨上。時內侍康履等。妄作威福。諸將嫉之。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。遂相與同謀。伏兵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。

劫帝傳位皇太子。請元祐太后同聽政。太后見傳等。諭之曰。今強敵在前。吾一婦人。於簾前抱三歲兒。決事。何以令天下。傳等不從。遂迫帝禪位於粵。改元赦書至平江。張浚知必有兵變。謀起兵討之。張俊亦知其爲。卽引所部至平江。浚與俊語。相持而泣。赦書至江寧。呂頤浩曰。是必有變。遣人傳書於浚。且告劉光世於鎮江。會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。張俊曰。世忠來。吾事濟矣。因白浚以書招之。世忠以酒酌地曰。誓不與此賊共戴天。至平江。見浚。浚乃草檄。聳傳劉正彥之罪。與韓世忠。張俊。劉光世。呂頤浩合兵討之。傳等憂恐。不知所爲。朱勝非勸之。連請帝還宮。可。

以免禍。傳等遂帥百官朝帝於睿聖宮。帝慰勞之。前傳劉正彥以手加額曰：「聖天子度量如是也。」遂請帝復位。呂頤浩謂諸將曰：「今雖反正，而賊猶握兵居內，若不濟，必反以惡名加我。」進敗苗翊於臨平。苗傳劉正彥南走，勸王兵入北剡。張浚、呂頤浩等入見，伏地泣泣待罪。帝問勞再三，解所服玉帶以賜張浚，斬吳玠、王世偁等，誅貶逆黨有差。帝至江寧府。韓世忠追獲苗傳，劉正彥送行在，誅之。帝手書「忠勇」二字，揭旌以賜世忠。皇太子薨卒，金人將渡江入寇。詔張浚屯襄郢，唐鄧杜充、韓世忠、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帝。如臨安府。金兀朮入建康，守臣杜充以降。帝聞充降，

謂呂頤浩曰。事迫矣。可若何。頤浩因進航海之策。帝然之。遂如明州。明州今寧波府是也。金兀朮陷臨安。遣阿里蒲盧潭追帝於明州。帝航於海。次於定海縣。金阿里蒲盧潭陷越州。遂寇明州。張浚使統制楊沂中迎戰於高橋。敗之。金人陷明州。屠其民。遂襲帝於海。追三百餘里。捉領海州張公裕。引大船擊却之。金人引還。帝走溫州。江淮統制岳飛大敗金人於廣德。六戰皆捷。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。中軍駐江灣。後軍駐海口。欲俟兀朮師還擊之。及兀朮由秀州趨平江。世忠乃移師鎮江。以待之。兀朮欲濟江。世忠謂諸將曰。此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。敵必登之。以覘

我虛言。乃遣蘇德將白人伏廟中。白人伏廟下岸側。賊之
曰。聞江中鼓聲。則岸兵先入。廟兵繼出。以合擊之。及敵至。
果有五騎趨龍王廟。廟中伏兵先鼓而出。復其兩騎。其三
騎則振策而馳。馳者一人。紅袍玉帶。旣墜。復跳而免。詎諸
獲者。則兀术也。旣而接戰江中。凡數十合。世忠妻親執桴
鼓。敵終不得濟。擄兀术之婿龍虎大王。兀术懼。請盡歸所
掠。以假道。世忠不許。兀术窘甚。或謂之曰。老鸛河故道。今
雖湮塞。若鑿之。可通秦淮。兀术從之。遂趨建康。岳飛以兵
邀擊於新城。兀术大懼。復出江中。兀术窮蹙。祈請甚哀。世
忠曰。還我兩宮。復我疆土。則可以相全。兀术見海舟乘風。

便篷往來如飛。謂其下曰：「南軍使船如使馬，奈何？」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。於是閩人王姓者，教以火箭射篷。世忠師潰，兀朮始克濟。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。凡四十八日而敗。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。兀朮旣濟江，大肆焚掠，盡擄建康少壯婦女，自靜安鎮渡宣化而去。岳飛邀擊大敗之，盡奪所掠而還。金主吳乞買廢徽宗爲昏德公。欽宗爲重昏侯，徙之韓州。又徙二帝於五國城。去金上京東北千里。宋使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，以挑梨栗麵等獻二帝於五國城。始知康王卽位焉。庚戌九月，太后鄭氏卒於五國城。後六年，太上皇卒。又四年，邢后亦卒於五國。

賊金立劉豫爲齊帝於大名府。界以河南陝西之地。豫約世脩子禮於金。約秦檜。送二帝至燕。金主以檜賜趙鼎。爲其任川。及南侵。以爲祭軍。檜妻王氏色嬌美而多智。與趙鼎通。至是。趙鼎縱秦檜還。便爲內間。檜與妻王氏俱還。自言殺金人蓋已者。登舟而來。遂航海至越州。求見帝。帝謂輔臣曰。檜朴樸過人。朕得之喜而不寐。喜得聞二帝母后消息。又喜得一佳士也。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。但且守且和。而專意與敵解仇。息兵。則自檜始。金人欲覓蜀劉子羽與吳玠吳玠等。詭險於鳳翔。大散關之和。尙原。金人知有備。遂引去。金兀朮復攻和尙原。吳玠與弟玠伏兵夜擊。